溫州經籍志

溫州經籍志卷十三

瑞安　孫詒讓　編

史部

職官類

宋

季氏光弼唐宰輔編年錄一百　攻媿集

佚

樓鑰知縣季君墓誌銘皇帝即位之六年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君摭光武十事備論以進目曰美芹文簡而旨深意篤而言婉有旨季光弼所獻文字有補治道可與循兩資君一日聞西府除目愀然曰樞筦與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忽諸遂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于天祐楊涉作編年錄論說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皆有微意苟位

之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勛如郭子儀亦不得預讀者爲之聳歎君字觀國居平陽之桂源紹興二十七年登進士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授臨安府鹽官主簿陞左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邵州教授授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興府嵊縣磨勘轉奉議郎卒于縣治年五十有七銘曰唐三百年曰宰曰輔汎論其尤姚宋房杜君獨究觀一一論著忠邪昞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勳如汾陽而不與事有責備德如普公而不恕上可以發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攻媿集一百

陳氏傅良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譜曹叔遠止齋文集敘

佚

徐氏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宋史藝文志二無宋字文淵閣書目六宋下有朝字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九

二十卷宋史藝文志二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九

存遜學齋藏明萬厯
戊午呂邦燿刊本

本朝大詔令登載相麻不及執政之制宰輔拜罷録僅紀歲月名氏而揚廷之命無述爲覽者病之故太常博士徐君自明纂成宋朝宰輔編年録二十卷首起建隆庚申至于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餘年本之以長編繫年録繹之以大詔令拜罷録與夫玉堂制草諸書而一時黜陟之由羣公評品之論秦常行實之攷旁引曲纂靡有漏略其用心亦勤矣夫一代之盛則有一代之元勲碩輔銘德豐功銘于彝鼎書于旂常竹帛固不待贊述其間賢佞進退正邪消長關于世道泰否者瞭然一覽之頃辭令云乎哉彼齊魯大臣史失其名漢相列傳獨書免册是編也其亦足爲信史羽翼歟君之子居誼宰永陽有廉稱輟奉鋟梓于學可謂能成先志者我宋億萬年無疆惟休臣亦有無窮之聞續而書之未有艾云寶祐丁巳清明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嘉興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陸德輿序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輔編年錄其子永陽邑大夫居誼刊之于梓請序于予予曰宰輔者安危治亂之所寄也漢四百年稱蕭曹丙魏唐三百年稱房杜姚宋豈不戛戛乎其難矣哉國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趙韓王普李公昉宋公琪張公齊賢呂公蒙正呂公端李公沆向公敏中畢公士安寇公準李公迪王公旦王公曾晏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彥博韓忠獻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間不幸而王安石相姦庸相繼庸則陳升之吳充韓絳姦則王珪蔡確蔡卞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呂正獻公公著范忠宣公純仁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相蔡卞復相繼蔡京過于章子厚王黼過于蔡京若曾布趙挺之何執中劉正夫余深鄭居中微不及子厚京黼造禍者姦成禍者庸禍極于吳敏何㮚諸而不可制矣若一二人者又姦庸相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

天將開建隆以來之治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姦兇接武

李公忠定綱言驗于疏水功驗于圍城高皇帝以其爲命世之英而相

之不越七十有五日開之者黃潛善也忠定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

生而並相豈非天乎潛善罷忠定亦竟不得志趙公鼎張公浚忠定之

亞也相皆不得久而久于其位者秦檜也忠定張趙虜所惡也檜虜所

喜也其久其近天意可知矣自後相有可稱者陳公康伯陳公俊卿趙

公汝愚而已中興而後又何其太寥落耶侂胄之徒則世目以爲京檜

者也賢者則不得久而侂胄之徒皆得久于其位此豈人耶予嘗論三

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大儒如孔子不過攝相而已孔子而後

以儒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豈非盛哉然亦不得久向若神宗以所以

待安石者早相司馬公及程公顥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皇宋宰

輔者每爲之三太息常慱之爲是錄也于美惡皆不沒其實賢于世之

類書多矣寶祐五年五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大夫新知西外宗正
事趙缺

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不越矩論
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于世教其錄宰輔也昉時年
十八九執冊應對其間粗爲顛末後三十餘歲欲板于三山郡齋而未
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永福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典
可敬也公字誠甫號慥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五月五日朝散郎
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陳昉謹書

司馬溫公既體春秋左氏傳爲編年一書又欲倣班史敘宋興以來百
官沿革公卿除拜作百官公卿表以便省覽今觀徐公編年惟及宰輔
而百官不及則于省覽爲尤便宋朝歷代名德布滿百職輝映史冊先

後相望温公猶思表而出之夫豈不足于夷攷而公之編年曰姑舍是非略也姚諸作室之工書于棟者惟都料匠與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臣之進退臧否國之否泰繫焉關涉至大故公之爲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其開元臣碩輔誥命所褒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之污隆長編繫年所不載拜罷錄年表所不具而襍出于他書旁搜遠括靡有遺棄釐爲卷帙用工雖勤然操其樞要舉其宏綱賢于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可覩世道吁豈惟是哉觀慶厤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覩熙豐之事則荆舒之學在所懲下不負所學則景行先哲區別邪正以丕寅亮之規上不負吾君則追法前猷吹蘗往轍益謹乎若時登庸之道則是書有補于世所以續皇家萬億年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眞作宋一經者也公諱自明嘗爲太常博士子居誼宰永陽以廉名鳴琴之暇取家藏之祕錄

于邑序使垂世懿範不至無傳厥功不在編年下寶祐丁巳八月朔中

奉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章鑄序

古之爲史者雖自成一家言哉然莫不有所本司馬氏之作史記其自序謂網羅放失舊聞述故事而整齊其傳故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皆見於其書孟堅前漢既承父彪之業襲遷史之舊而王商賈逵劉向歆所著無不具在雖稱製作之工如英莖咸韶然其所漁獵者亦夥矣此無他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可以獨見詣而蒐羅遺逸協厥異同非一人一書所可頓盡理固然也宋有國三百餘年英君誼辟代作賢人君子滿天下其事業不可使鬱而不彰晦而不明而禮樂制度兵食律令又皆今世之所因以爲損益者尤經世考治之士所欲講也然上承五季之極弊下遭裔夷之熾盛南北分裂世變滋多兼其治尚文其俗競辨法令數更議論棼然淆亂視之漢唐尤難攷焉顧不幸而爲之史者襍

出於元世諸臣漫無統紀雖篇章浩瀚關大義者不及十二三而挂一漏萬往往而是故欲整飭宋事以備一代成書而比於法後王之義以爲世訓非舉前史改絃而更張之不可然則廣搜旁證雖稗官野記所不宜廢而況其大者乎宰輔編年錄者宋徐自明氏所箸起建隆訖嘉定一代用事之臣委寄輕重人品忠佞與政事所由成壞具在而其所採摭說閒出史氏所未及顧其書久不行世今駕部王公得之焦太史先生督學呂公又得其遺闕於宗正伯榮氏詑以爲延津之合遂校而刻焉余觀呂公樂談宋事每娓娓不能自休而王公方欲更定前史勒成一書其志蓋不直使茲錄之行世而已儻亦司馬氏網羅之遺意而茲其吉光之一羽乎哉余與聞其旨故得而具論之如此云萬厤戊午六月望日河南左布政使高安陳邦瞻序

官制至唐宋之間紊矣而宰執爲甚始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尚書令

中書令侍中爲眞相之任而品位崇高中葉以後不復獨授故常以他
官兼宰相或稱參預朝政參議朝政則參知政事之始也自僕射李靖
以疾間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之名昉焉李勣以詹事同中書
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昉焉自是以降或稍有更定要以二名爲准
晚世頗兼衆職用兵則爲節度使崇儒則爲大學士理財則領度支鹽
鐵轉運至太淸宮諸使皆宰相兼攝以百揆之尊分理庶職之務相體
輕矣宋制大宰因唐初惟同平章事爲眞相皆以三省之貳或他官貫
要銜充其任又有昭文集賢二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近密示重而二三
相臣次第居之至神宗元豐閒詳定新制革平章之名爲尙書左右僕
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事以通三省之政而又別置門
下中書侍郎尙書左右丞爲僕射之佐貳卽參知政事也徽宗政和中
狥蔡京意改左右僕射爲太少宰正公相位元豐之制大壞南渡建炎

中乃復其舊乾道中直稱左右丞相以終宋之世其最隆者爲平章軍國重事而或兼樞密使御營使制國用使都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實專效其軒輊疑信之端惟時君之所命之不在於名之新員之衆也然獨以樞密院本兵柄與宰相並稱兩府則舊無此制雖兵民判若兩途眞仁而後實皆儒臣專任間有武勳授者百之一二而已其源本唐宦官之職朱梁名崇政院最爲親臣後漢乾祐中除樞密使遂降麻比宰相宋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其兼官敘進兩府略同執國之政均可以宰輔稱者也宋自太祖以至徽欽有實錄無編年神宗嘗命陳繹作二府拜罷錄元豐中司馬溫公取宋興以來百官進退歲月爲年表上之史館是後曾鞏譚世勣明刊本誤講今據宋史三百五十七改蔡幼學李燾諸人紀述不一而辭簡事略未有傳者比見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所纂本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止嘉定乙

亥凡二百五十餘年兩府大臣名氏爵里封拜罷免犂然備具而當時黜陟之由世主頗正之迹據事直書嫩惡自見以至時賢評品家乘野錄悉識其要者余徧考宋史及近世柯氏新編唐氏左編諸書似猶未覩不無遺漏固可以補其闕而參其異也若夫麻辭制誥密札內批一一該存雖事涉曖刺文未雅馴使人疑惟憤悒不可爲解信乎趙犍遺史之論曰一人之身拜相之辭如此其美罷政之辭如此其惡議者謂本朝進退人才之弊專尚文華遂失眞實斯言得之矣第取其詳贍探其賾隱亦博採者所不廢也余嘗反覆宋事始末究於一統中自陷于播遷卒淪胥於澌滅所由得國之幸立國之弱亾國之酷皆非前代所有而其人才自開創以迄亂亾亦皆大遜于前代繼之以粉飾自侈以虛假自揭則習尙之偏適以自害而已故輒爲之語曰宋之人才負宋之天下宋之習尙負宋之人才此語期可俟之百世而未暇言其詳也

是書也鈔本得之焦太史先生處中間字句訛缺甚多仍其舊文不敢臆改而孝宗一卷全缺惜非完本但作者苦心不宜泯沒故付之剞劂氏而董正之者爲郡掾仲王公周藩伯榮宗正也萬厤戊午又四月望日河南督學副使郡人呂邦燿序

萬卷堂者伯榮藏書之所也萬卷堂書目已自卷帙浩煩覽之終日不能竟書可知矣書目中所有者或梓本或鈔本皆善本也而漏卷漏葉及錯亂之甚者則寘之敝簏中有其書而無其目編年錄梓完已裝成帙矣適月之六日伯榮曬書於萬卷堂下偶檢敝簏於亂書中得是書焉因漏逸三卷故沈埋敝簏而新刻所逸之十七卷十八卷則宛然在也噫奇矣哉始也索之於千里之外失之於一室之內今也得之於一室之內合之於千里之外其始也孰祕之今也孰現之耶豈非造物者有數存乎其間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此事之奇何讓豐城劒也祭舉

竟合之於伯榮豈文獻之家即造物之所注耶固知宇內奇事未有不天人參焉者也六月望日呂邦燿撰明刊本呂邦燿又序

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徐誠甫纂也起太祖建隆庚申終寧宗嘉定乙亥凡二十卷二百五十餘年內遜十七十八二卷孝宗一朝凡二十七年先是不佞以諸史之中無如宋史煩猥不揆凡陋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典而家鮮藏書多假之南北交遊求李氏長編久之不可得金陵焦漪園太史寄是錄至鈔本也呂九如督學見而善之遂校梓以傳有宋一代人主卜相之故宰臣謀國之槩人之賢奸世之治亂具足矣茲不論不佞反覆是編而深有嘆於學術之關於相業者重也宋氏三百年間維時宰執趙呂富締搆之初富韓佐嘉祐之盛趙忠簡之匡贊思陵趙忠定之翊戴嘉王皆勳在王府夐乎盛矣獨怪裕陵之於臨川君臣千載將大有為而勤周禮固服造乘之緒說更張法制擯弃元老意

將篤周孔之上而術反出管商之下嗣以蔡卞陰賊章惇凶悖而蔡京假紹述熙豐以劫持上下遂至四海橫流二帝蒙塵嗚呼靖康之禍告將誰執此其以學術之誤遂誤天下者也六飛南狩檜爲虜謀首絀專門之學進侂胄以傳道語言之勞遂竊大權芟除宗臣設禁僞學而士有變衣冠名他師者吁已甚矣侂胄既殛彌遠擅國理宗雖亟事褒崇然近弃眞魏而遠慕周程信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者也馴至似道以不學之浪子跋扈冥恣而宋社屋矣此又以學術之亾遂亾天下者也究觀宋氏一代之事而知宰臣不可以不學其學不可以失正故太祖肇基即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宰臣之佐萬幾不達于古今之大凡不諳于祖宗之成憲而冒焉秉國之鈞何遠猷之是經乎然學術未正則引經以傅其奸尤甚於蔑學以騁其臆者此君實子直諸賢之所以爲時碩輔而介甫元長諸人之禍國未已也學術之關於相

業豈不重哉抑不獨學術也而文章亦關乎世運試讀太平慶麻之閒訓詞典則猶得王言之體而蔡京王黼陳自強史彌遠之徒每下一制輒數百言稷契臯夔曾未足擬甚至昆命元龜之語有識寒心焉彼其相業又何如哉書成而脫誤甚多無從質正讀者病之督學公徧檢史傳相與商訂校既者僅十之五他姑闕之以俟善本然是書引證不妥編輯有倫郎所述如文潞公閒金奩錄及朱勝非閒居錄王次翁敘紀之類頗有訛舛諸賢者想爾時有此議論亦不能盡廢也因併及之河

南王惟儉撰

有宋一代於宰執之拜罷也皆有制詞蓋用漢策命唐宣麻故事故徐太常之錄宰輔編年也於制詞獨詳然一人之身夷跖頓異一君之命袞鉞互乖則制詞固亦有不足據者且率先期鎖院外廷莫知而代言者拘於演綸之體或過爲希合或肆爲睚眦有溢詞焉求如蘇氏草惠

卿之切事既不多得而昆命元龜之語與黃司馬之允執厥中又何異乎歷觀宋代命相較之往古異者有二而善者亦有三商自阿衡之外仲虺右相而周官冡宰之下少宰具焉以至漢左右相皆相也御史大夫號亞相司農號計相從時推重耳而宋自平章之下有參知樞密名爲執政則宰執分矣西樞本兵仍沿五代宣徽兩院亦號政府非軍務倥傯人主有命而宰臣不豫樞務則兵民又分矣然訖漢而後未有正宰臣之名者而三省長官或虛而不拜或用爲贈官孝宗定丞相之稱終宋不變此官名之確也前代誅戮大臣略無顧惜漢之劉屈氂翟方進唐之元載楊炎皆地居股肱身膺斧鑕而宋則終始優禮雖元惡巨奸僅投嶺海卽侂胄之殛非出帝意此禮遇之美也兩漢雖有相臣而朝權所在乃大將軍耳宋則大權在握舒卷任意如韓魏公出守忠之敕文潞公誅告變之卒及張魏公之宣撫川陝生殺黜陟人主委心聽

之此事權之重也然槩閱是獨而竊嘆奸回之多幸而忠良之多不幸也趙韓王而後三入相者如呂文穆諸人率以名碩爲時隆棟而蔡京窮凶亦四躋台躔宰臣極隆之禮文潞公之平章唯事於重呂申公之平章不去於同侂胄何人禮過二老止平章五字乎且韓王霸府舊僚功在締構固宜獨相十年其後申公諸賢多不過數年或踰年耳至蔡京則先後十有八年秦檜則先後十有九年而獨相者十有七年史彌遠獨相者二十四年皆醜正黨邪稔禍階厲乃司馬入朝曾不數月李綱相國僅六十餘日而趙忠簡趙忠定諸賢皆席不及暖而寘身瘴鄉覊魂炎徼千載之下使人撫遺奸而裂眥弔孤忠而酒涕何忠良之多不幸而奸回之多幸也果天意乎抑人事乎余誠難言其故矣大梁朱勤美撰

馮盛明序 萬歷戊午 不錄

孟習孔序不錄

錢大昕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首尾畢備永嘉徐自明所撰寶祐丁巳子居誼知永福縣鐫板縣學序之者寶章閣學士陸德輿龍圖閣學士知西外宗正事趙建轉運判官章鑄凡四人予家所藏則明萬厤戊午河南督學副使呂邦燿刊本也自明字誠甫號慥堂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予讀郡氏練川圖經載南宋知縣有金華徐自明與誠甫同姓名而籍貫異計其時代亦稍後蓋別是一人猶之知嘉定縣者有錢塘楊萬里非誠齋也知平江府者有永嘉陳均非平甫也知南海縣者有晉江王應麟非厚齋也集二十八潛研堂文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九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徐自明撰自明字誠甫號慥堂永嘉人嘗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初北宋時神

宗命陳繹爲拜罷圖一卷樞府拜罷錄一卷元豐閒司馬光復作百官公卿拜罷年表十五卷其後曾鞏譚世勣蔡幼學李燾各有撰述而不能無所闕略自明因摭拾舊事補其遺漏續作此書以宋世官制中書樞密爲二府俱宰輔之職故自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同知簽書樞密院事皆籍其名位而詳其除罷黜陟之由編年系日起建隆戊午訖嘉定乙亥大都本之通鑑長編繫年要錄丁未錄東都事略而又旁採他書以附益之本末賅具最爲詳核又據宋朝大詔令玉堂制草備錄其鎖院制詞更有裨於文獻以宋史宰輔年表互相考校加建隆元年趙普拜樞副此錄在八月甲申而年表在戊子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拜簽樞此錄在正月庚寅而年表在癸巳太平興國八年宋琪拜參政此錄在三月庚申而年表在癸亥雍熙三年辛仲甫拜參政此錄在六月戊戌而年表在甲辰此類極多亦足爲讀史者考覈之

助至宋世所降麻制例載某人所行之詞此錄間存姓名亦可備掌故

其中如熙寧四年陳升之起復入相制乃元絳之詞載於宋文鑑中以

升之力辭不拜其事未行並其制詞不錄是也至如端拱元年呂蒙正

拜相制爲李沆之詞治平二年文彥博除樞密使制熙寧二年陳升之

拜相制皆爲王珪之詞元符三年曾布拜相制爲曾肇之詞亦並見於

宋文鑑而此反闕注皆不免有所挂漏然二百五十年間賢姦進退畢

具是編於以考國政而備官箴亦可云諳習典故者矣寶祐間自明子

居誼宰永福嘗刻之縣學後漸亾佚明嘉靖間大興呂邦燿始得鈔本

於焦竑家而闕其兩卷後周藩宗室勤羮以所藏殘本補足復梓以傳

葢亦僅存之本也

案徐惜堂宋宰輔編年錄始建隆迄嘉定宰輔除罷及制詞事

迹一一詳載其足校宋史宰輔表之誤者甚夥如淳化五年寇

準自諫議大夫知青州除參政表作自守同知樞密院事除不知準於四年罷副樞未嘗更守官也元祐元年安燾自副樞除樞使給舍還封燾亦堅辭詔依舊任至二年六月又有樞使之除表但載燾進知樞密院事不載仍舊任一節則二年之復除爲無因矣建炎三年盧益除尚書左丞以奉使金國辭行以太職罷提舉崇福宮高宗紀一益未拜罷爲資政殿學士亦不詳辭使金事紹興十五年秦熺除樞院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罷爲資政殿學士此二事表並書除而不書罷其餘年月日名與表文牴異者尤不可枚數不徒　四庫提要所舉數條也至于援引宋代史籍若遺史日厤丁未錄拜罷錄諸書今並不傳亦藉是存其崖略李燾長編今本缺徽欽兩朝此錄所引尚有數條可補其缺誠有宋一代典故之淵藪也

又案此錄終於嘉定八年乙亥攷陳敘謂慥堂終零陵守不詳何年直齋書錄解題八載慥堂修零陵志在嘉定己卯則嘉定十二年慥堂猶無恙此錄終乙亥者葢屬草時偶爾輟筆遂未賡續也慥堂諳習典故猶有乾淳遺老之風而志乘荒略不詳其事迹爰略爲考覈俾讀此錄者可以論其世焉

元

陳氏　副

歷代官制說　千頃堂書目九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二

佚

明

王氏　朝佐

主事考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姜氏　準

東嘉致職世表　愼江文徵三十八

佚

佚

自敘唐以前併官制無考矣宋崇寧中郡縣始立學惟州設教授屬縣俱以令佐兼領學事景定三年縣學始置主學一人咸淳元年漕司選請學正學錄直學各一人學諭四人長諭八人曰選請則非朝除也其嘗職是者今亦無得而稽焉元路學置教授一人有學正舉行學規有學錄糾不如規者至元初署請學官主善縣學置教諭一人選請訓導二人元初未設科舉士人往往假校官爲入仕之途雖非朝除亦榮選也國朝定制府學置教授一人訓導四人縣學置教諭一人訓導二人皆朝除今亦如治官例各爲一表其有聲績者別爲列傳嗚呼治敎正之大者也父師之任也職是而稱德莫厚焉恩莫隆焉其有未稱負凉德父師之名莫之與易矣可不省哉

右官制

應氏德成 服官龜鑑錄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服官著鑑錄

佚

右官箴

政書類

宋

陳氏傅良 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稾曹叔遠止齋文集敘

佚

錢氏文子 漢唐制度文淵閣書目四

佚

案漢唐制度宋元書目俱無箸錄惟明文淵閣書目四載有一部一冊闕疑卽漢唐事要傳本標題偶異耳然明內府本今已不存無從決其是否姑分箸其目於襍史政書兩類中以備攷

杉

右通制

宋

張氏叔椿五禮新儀

十五卷宋史藝文志二

佚

周必大龍圖閣學士張公神道碑子叔椿朝散大夫江西轉運判官平園續稾二十一

盧憲嘉定鎮江志十五宋太守張叔椿華文閣學士中大夫慶元五年五月到十月致仕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宋進士隆興癸未木待問榜張叔椿永嘉人吏部侍郎鎮江守

案張知府叔椿忠簡公闡叔子樓鑰知復州張公墓誌銘云公之弟春卿以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則叔椿字春卿也復州名仲梓墓誌見

攻媿集

一百四

明

蔡氏芳大祀志千頃堂書目二

張氏孚敬大禮要略

佚

二卷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五

未見

進大禮要略疏臣仰惟恭穆獻皇帝尊號廟祀典禮成備前者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集諸臣奏議禮部尚書席書爲之纂要上請頒布矣皇上欲垂其事復敕館閣儒臣纂爲全書臣愚俾與有事不能無言焉

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皇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諍非諍今日也諍漢宋諸臣也是宜皇上之欲爲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前之集議成於禮部猶從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全書出於史館宜從典則之體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所以行於一時以曉凡愚不可遽廢也天子之書所以傳於萬世以著令典不可苟爲也伏乞皇上嚴諭館閣開誠布公必放史書凡例以年月日爲綱凡於大禮有關者每事必書每書必實至於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其槩備識聖斷以裁成之以見非天子不議禮其權非臣下所得而竊之者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乎若但因仍案牘之文未免有失典則之體疑非美則愛愛則傳爲者也皇上所定之禮

出於漢唐宋之上而所成之書實出其下乎臣自建議以來履歷所知
無敢自欺輒爲要略誠有不得已焉者也謹用繕寫成編裝爲二部一
備聖覽一付史館采焉　又疏臣等伏承聖諭大禮書或有分毫未全
亦宜添入又伏承召入文華殿內面諭大禮書未備特命纂修傳之萬
世用心纂修臣等學識三長愚無一得夙夜不遑懼無以彰聖孝答明
命也臣嘗以履歷所知輒爲要略凡百九條上乞聖裁已奉欽依送付
史館以備纂述欽此然此乃臣一人聞見而已竊謂斯禮之爲書也舉
三代之隆垂百王之法取之不可不廣擇之不可不精如奉迎皇上及
皇上初辭藩府寢葬車駕發安陸等儀皆奉迎及從駕諸臣所知也又
如皇上令內閣詳論大禮其節次御批及執奏之詞召對之語皆內閣
大臣所知也又如皇上以大禮未定孝心未遂五年有成兩宮無閒皆
內監外廷老成諸臣所知也是誠皇上至德要道眞宜傳之萬世不可

不謹書備錄者也臣續考事實增爲要略凡百三十五條敬謀衆鍥用
代鈔裝成部再乞聖裁候命下之日於凡所宜咨問諸臣各給一部令
以所知限旬月開如例開詳送赴史館以備采擇庶乎集衆見以成全
書矣張文忠集奏疏三
自序大禮要畧撮大禮之要而舉其畧者也夫大禮之爲書也博之宜
無不信約之宜無不該故知要可以會通因畧可以致詳無難矣臣孚
敬伏讀聖諭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
一全書又諭大禮者乃天子之禮書冊者乃一代君臣之行也垂其事
所以命官纂集其曰命官還用建禮之臣掌其文意大哉皇言乎一哉
皇心乎此誠明王大孝爲法萬世者也昔孔子作春秋必先明五霸之
功罪則事有統理夫春秋魯一國史也今大禮之書爲天子之禮一代
君臣之行也是宜聖心有在而欲爲全書也臣孚敬質爲迂愚之儒嘗

從廷議之後每事必書固將有待焉者茲仰承德意罔敢或遑於是輯爲要略亦惟明夫統理而已庶同志者於是乎會通於是乎致詳其於大禮全書未必無少補云 張文忠集文藁一

千頃堂書目五張孚敬大禮要略二卷嘉靖六年編進

乘輿冕服圖說

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

未見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八年諭閣臣張璁袞冕有革帶今何不用璁對曰按陳祥道禮書古革帶大帶皆謂之鞶革帶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搢於二帶之間夫革帶前繫韍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冕弁恆用之今惟不用革帶以至前後佩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間失古制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闕革帶非齊明盛服之意及觀會典載

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緣用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并

革帶繫蔽膝佩綬之式詳考繪圖以進

藝文志二乘輿冕服圖說一卷嘉靖閒考古衣冠之制張璁爲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乘輿冕服圖說一冊嘉靖八年　月上諭大學士張璁

謂古者上衣下裳不相掩覆今衣通掩其裳且古裳如帷幔今止兩幅

均非禮制命更定之因分十二章衣裳各六璁考自古有虞及周以下

之制爲說繪圖以進

武弁服制圖說千頃堂書目九作乘輿武弁服制圖今從明史藝文志二

一卷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九

未見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八年諭閣臣張璁云會典紀親征類禡之祭皆具

武弁服不可不備璁對周禮有韋弁謂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國朝

視古損益有皮弁之制令武弁當如皮弁但皮弁以黑紗冒之武弁當以絳紗冒之隨具圖以進帝報曰覽圖有韠形但無繫處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則圓服惟上鋭取其輕利當如古制又衣裳韠舄皆赤色何謂且佩綬俱無於祭用之可乎璁對自古服冕弁俱用革帶以前繫韍後繫綬韠弁之韠正繫於革帶耳武事尙威烈故色純用赤帝復報璁冠服衣裳韠舄俱如古制增革帶佩綬及圭

藝文志二武弁服制圖說一卷親征冠服之制張璁爲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乘輿武弁服制圖一卷上又謂璁凡乘輿親征有類造宜禡之祭當具載武弁服令考古制繪圖以進璁爲之注說

玄端冠服圖說千頃堂書目九無說字

一卷明史藝文志二今從明史藝文志二 千頃堂書目九

末見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七年更定燕弁服初帝以燕居冠服尙沿習俗諭張璁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璁乃采禮書元端深衣之文圖注以進帝爲參定其制諭璁詳議璁言古者冕服之外元端深衣其用最廣元端自天子達於士國家之命服也深衣自天子達於庶人聖賢之法服也今以元端加文飾不易舊制深衣易黃色不離中衣緣得帝王損益時中之道

藝文志二玄端冠服圖說一卷燕居冠服之制張璁爲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玄端冠服圖一卷嘉靖七年上製燕居之冠曰燕弁服曰玄端弁深衣帶履大學士張璁繪圖爲說以進

案諭對錄內載嘉靖七年正月二十日諭昨得卿圖注燕居冠服式一册朕甚嘉悅云云則此書嘉靖七年正月所進也

保和冠服圖說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三千頃堂書目九並無說字今從明史藝文志二

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三千頃堂書目九

未見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七年諭禮部朕仿古元端自爲燕弁冠服更制忠靜冠服錫於有位而宗室諸王制猶未備今酌燕弁及忠靜冠之制復爲式具圖命曰保和冠服自郡王長子以上其式已明鎮國將軍以下至奉國中尉及長史審理紀善教授伴讀俱用忠靜冠服其以圖說頒示諸王府如敕遵行

藝文志二保和冠服圖說一卷宗室冠服之制張璁爲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御製保和冠服圖一卷嘉靖七年光澤王奏請冠服之式上命大學士張璁以燕弁爲準參考隆殺以賜宗室璁爲圖說以進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三保和冠服圖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明張璁撰璁有諭對錄已著錄是書作於嘉靖七年在璁未更名以前故仍題原名

先是世宗命璁製燕弁冠服爲燕居所御又製忠靜冠服以錫有位會光澤王請宗室冠服式命以燕弁爲準定爲此圖而敕璁爲之說前有諭旨及璁序其冠親王九襊世子八襊郡王七襊服用青身青緣前後方龍補襯用深衣玉色帶用青表綠裏綠緣履用皁綠結白韈其鎮國將軍至奉國中尉左右長史至伴讀咸從忠靜冠服以品官之制服之其儀賓則不預焉名曰保和言各得其分則和也其冠圖爲前後左右四面服圖爲前後二面較三禮諸圖繪一面者爲詳可爲繪圖之式云

案論對錄五載嘉靖七年閏十月初七日奏臣伏承欽定保和冠服製式謹遵奉著爲圖說一冊進覽伏乞聖裁又載世宗諭

注說甚精云云卽此書也

忠靖冠服圖說 千頃堂書目十五

未見

明史輿服志三嘉靖七年既定燕居法服之制閣臣張璁因言品官燕居之服未有明制詭異之徒競爲奇服以亂典章乞更法古元端別爲簡易之制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帝因復製忠靜冠服圖頒禮部敕諭之曰祖宗稽古定制品官朝祭之服各有等差比來衣服詭異上下無辨民志何由定朕因酌古元端之制更名忠靜庶幾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焉朕已著爲圖說如式製造禮部以圖說頒布天下如敕奉行

案忠靖冠服圖說一卷明史藝文志未著錄輿服志載嘉靖七年詔云朕自撰圖說則似爲世宗御定然千頃堂書目十五載無名氏古今彙說六十卷其第三十八卷內有此書注云張璁與明志不合黃目卷九儀注類不載此書　攷諭對錄五載文忠嘉靖七年三月初十日奏前承聖諭製忠靖冠服謄於在位容臣將原爲圖說再加參定進覽又載三月二十一日奏亦有伏乞於所藏內

閣圖說少易數字為改定飾冠金緩事仍容進覽裁定之語是忠靖冠服
圖說塙出文忠手稾說所題當不誤刊本今雖未見謹據黃目
錄入以補史志之闕

郊祀考議

一卷百川書志二

未見

議郊祀䟽臣欽承聖制以太祖高皇帝始建圜丘方丘以祀天地後定
合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朕心叵疑仰見皇上事天誠敬
發於淵衷必有不能自安者矣玆勤明問謀及卿士又仰見皇上博采
公議愼重之至也臣嘗聞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
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愚濫叨輔導無嘉謀嘉猷入告
皇上稗萬分一又不能順之于外使斯謀斯猷稱我皇上之德對揚休

命實臣之罪也臣觀丘濬大學衍義補所論雖出從周之心然不能以己意除壞唐虞三代典禮雖知禮者有見而眾人則未免惑焉此臣考議之所以不容已也夫非天子不議禮恭惟聖祖爲一代創業之主禮樂制度誠如聖制爲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勿違者也夫敬天法祖其道一而已矣臣伏願皇上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斟酌古今愼重典禮則聖祖神孫光于先後矣謹以所錄考議一冊進覽惟聖明垂察焉張文忠集奏疏六

百川書志二郊祀考議一卷嘉靖九年謹身殿大學士張璁進今名孚敬

明史禮志一世宗以制禮作樂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復朝日夕月于東西郊罷二祖並配以及祈穀大雩享先蠶祭聖師易至聖先師號皆能折衷於古當時將順之臣各爲之說今其存者若郊祀考

議則張孚敬所進者也　一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乃問大學士張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於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璁言國初遵古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卽明堂壇卽圜丘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帝復諭璁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爲卽圜丘實無謂也璁乃備述周禮及宋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輕議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裏因令璁諭言陳郊議敕禮部令羣臣各陳所見璁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

正先師孔子祀典集議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引瀹生堂書目作文廟集議今從千頃堂書目三

一卷 千頃堂書目三

未見

明史禮志四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晳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之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璁因作

正孔子廟祀典或聞奏之帝以爲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

姜氏準求嘉科第年表 慎江文徵 三十八

未見

自序進士科始於隋雖以言取人與前代德業孝廉中正諸科較實行者不同然一槩以法而請囑之弊無容焉因空言而獲實用視較實行而率徇空名者固未知其孰優劣也矧敷奏以言同唐虞選法乎記曰或以德舉或以言揚其來舊矣漢左雄奏諸舉孝廉者儒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薦亦知空名之難憑用此以窒請囑之門也然空言不猶愈於空名矣乎至若鄉舉在宋爲漕試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宮耳非階之入仕也不第令再試屢舉不第然後有推恩之典特則又賜同進士出身謂之特奏名不復與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我朝鄉舉始爲入仕之途然人才往往繇是而出則又一代之新制也夫旣試之三場糊名

易書公較閱之亦已密矣復令再試不已煩乎是固不若今制之爲善也曆進士舊志僅載二人茲斷自宋始各以代敘爲名表而因以歷官綴焉其顯籍者別入人物志續以我朝鄉舉各爲名表一如進士之例

愼江文徵三十八

東嘉諸科年表 愼江文徵三十八

未見

自唐宋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又有制科童子惟進士爲極重而試之亦獨難時人語曰焚香取進士瞋目待明經況其他乎葢進士詩賦策論經義襍文無一不備明經則惟帖書墨義而已不通則殿舉之特重以其甚易也曰九經曰五經曰開元禮曰三史曰三禮曰三傳曰學究曰明法盡然而屢屈於試憫而收用則謂之特奏名至有因循不學衹欲積舉以應令則又不能無耄鈍之士襍出其閒外是又

有賢良方正經學優深詳閑吏理三科元祐立經明行脩科景德天聖之際復置博通墳典明於體用籌謀宏遠書判拔萃等科大觀元年詔立八行而制科亦舉罷靡常矣雖富公諸賢亦階此進豈能必其名實皆符哉故三代德行之選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然則陶鎔人物而網羅其材彥以綜濟一世之事我朝之制固自足以得士惟得人以行之則善矣懸在廣開倖途也 橫江文敘 三十八

國朝

余氏 國先 選舉彙考 嘉慶瑞安縣志

佚

右典禮

宋

彭氏 仲剛 須知

三卷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十一

佚

嘉定赤城志十一縣令題名臨海縣淳熙四年彭仲剛治聲甚著人謂可以繼顏度按顏度以乾道元年知臨海有異政亦見陳志同卷箴須知三卷廣諭俗五篇

案彭提舉仲剛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萬厤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績傳並有傳所箸須知三卷見陳耆卿赤城志不詳其箸書之旨據晦庵大全集八十四彭監丞集跋云詳十六卷以按事至台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既又得其所爲戸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則耆卿所稱殆卽朱子所見戸口財賦之書以其爲邦計所關郡縣守令所宜知故題曰須知也

明

王氏侹洲課條例千頃堂書目九作蘆政條例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八十四

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八十四千頃堂書目九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四洲課條例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侹撰侹始末未詳其作此書時則官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也明代自鎮江至九江沿江洲課皆隸南工部後以其有影射吞占之弊復設官以董之明史食貨志未詳其法蓋以其併入地糧內也是編乃嘉靖中侹爲督理時所輯首載敕諭及課銀數目取用條例次載准奏事例八條部司酌議事宜九條可以考見一時之制千頃堂書目載蘆政條例一卷不著撰人注曰嘉靖己酉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惠安莊朝賓序刊此書有朝賓序與黃虞稷所載合殆即一書而異名蓋洲課即蘆政也

東甌詩存二十王侹字中白瓚子官工部郎中

右邦計

宋

薛氏季宣漢兵制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陳氏傅良歷代兵制

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千頃堂書目十三宋史藝文志補並作六卷

存 張海鵬刊墨海金壺本錢熙祚刊守山閣叢書本莊肇麟刊長恩書室叢書本

千頃堂書目十三陳傅良歷代兵制六卷一作八卷 宋史藝文志補同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歷代兵制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

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而至精逮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爲深切葢傅良當南宋之時目覩主弱兵驕之害故著爲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於時務者矣

案歷代兵制蔡幼學止齋行狀不載惟曹叔遠止齋集序載止齋著述未脫藳者有周漢以來兵制當卽此書今所見常熟張氏金山錢氏新昌莊氏諸栞本前後均無序跋弟一卷周至秦兵制弟二卷兩漢兵制弟三卷三國晉兵制弟四卷南朝兵制弟五卷北朝兵制弟六卷唐兵制弟七卷五代兵制弟八卷宋

兵制並鈎鎃史志條舉件繫閒附平議尤爲通博大旨謂成周鄉遂及唐初府兵之制爲最善次則諸葛亮治蜀王猛治秦蘇綽輔宇文泰治魏其立制亦尚近古故詳臚規制用資參覈其兵制之不善者則秦漸以兵多而驟亾東漢以兵少而不振唐之中葉府兵壞而藩鎮宦官之禍並興亦皆深原覆敗之所由以垂炯鑒至其言宋代兵制則極論南渡之後兵多財匱之患而以祖宗之將兵少而精爲不可及信乎有用之言也其弟三卷三國兵制後附八陣圖贊乃薛艮齋作今見浪語集卷三十二疑止齋或嘗錄其稾後門人編次此書誤以爲止齋自作遂一并錄入耳

又案宋史藝文志六載陳傅良漢兵制一卷而歷代兵制則不箸錄葢作史者偶見兵制殘本未及詳攷耳非止齋別有漢兵

制一書也舊府縣志以漢兵制與歷代兵制並錄殊誤今删之

錢氏文子補漢兵志直齋書錄解題十二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一作補漢兵制誤今從宋史藝文志六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十二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一宋史藝文志六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

存乾隆己丑盛百二刊本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

漢兵志永嘉白石先生往爲大都授時所著予少小執經師從習備討閱因獲聞纂集之大旨初藝祖開基次第剗削五代僭僞收其精兵聚于京師天下既平而已聚之兵不可復散遂定都汴京以便漕運始倚兵以固國而不及天下之形勢嘗自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固已逆知後世以兵爲病也然當時徒見兵聚而精不知其後兵聚而不可復用蓋自太宗既平太原欲遂取幽燕而不克自是歲有契丹之擾澶淵之役僅能罷兵爲和而西夏之叛終莫得其要領尋至永樂之衂極爲中原之變所在戰卒望風奔潰訖未聞一戰之獲渡江以來稍自

振刷和議既成尋復廢弛數十年來天下無事衣糧犒賞不可少殺生息長養而食將黠吏得以侵容其姦故老弱者難汰虛籍者難覈安坐無事則驕驕則難用久聚而法弛則悍悍則難制生息繁而衣給有限則貧貧則思亂征行調發之日稀不閑臨陣決戰之術則怯怯則棄甲曳兵而走今自京師禁衛江上諸屯諸州廂禁邊上戍守往往以百萬為額而未嘗可用也夫以天下不及承平之半而養百萬無用之卒凡今天下嗷嗷行一切之術網羅天下之遺利以竭生民之力而楮幣茶鹽之法日益壞皆為此也抑可久而不知變乎於虖此先生所以拳拳有意于漢家之遺制也謹按漢制調民有限無常役之歲則與今日老弱虛籍者異按補兵制首當知用民之目蓋漢法民二十始傅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免通為三十六年自始傅為更卒歲一月止于三十有六月卽今廂軍備廝役者是為衛士止一歲卽今禁衛扈從者是為材官騎士止一歲卽今禁軍備戰守者是戍邊三日卽今更遣戍卒者是漢之用民止此四條夫以民之為生除其少與老中閒三十有六年之間藉其強壯之日而用之又不過兩歲及三十有六

月加以戍邊通爲五歲有三日耳其勞老弱虛籍自無所容于其閒夫
兵不常役則供而不怨在官之日少則有餘力而不疲故漢兵所向未
嘗敗衂橫行于四夷而匈奴卒于摧敗破滅　款塞奉國珍來朝關下近
古未嘗有也其與今日常有四夷之憂異矣　案此蔡氏自注今并錄
之當知知字李本無鮑本有夏炘景紫堂文集七書陳元粹補漢兵志
序云謂漢之用兵除其少與老中閒三十六年之閒自始傳爲更卒
歲一月止於三十有六月則不然案原書云漢法民二十始傳自始傳
爲更卒歲一月正卒爲衛士一歲材官騎士一歲董仲舒曰秦法月爲
更卒已復爲正漢興循而未改是二十三歲後應爲材官騎士者謂之
正卒一生當役兩歲耳其自二十始傳至二十三爲更卒時此三年中
每年當役一月所謂月爲更卒也
陳氏三十六月之說倍其師說
有事檄召事已罷歸無聚食之費則
與今日竭民力以養兵者異按高帝十年征陳豨上曰吾以羽檄徵天
下兵未有至者是年淮南王布反檄諸侯
兵上自將以擊布孝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齊哀王謀
發兵中尉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高帝紀五年夏
五月既誅項羽兵皆罷歸家則知漢法兵皆散于郡國有事
則以虎符檄召而用之事已皆罷歸家無復養兵之費矣
衣齎自備
無供億之勞則與今日春秋衣賜不時激作邀李本賞者異按賈誼傳曰
漢淮南吏民
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貨殖傳曰長安
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則知漢兵雖以征行調發衣齎猶
自備而況無事而戎科私買供給春秋
二衣乎　賈誼傳傳字李本無鮑本有
近地調發無遠征之勞不立素

將無擁兵專制之虞按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稱唯有漢氏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勳高積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都試課殿最無驕蹇難用之患故自文帝作李本漢文以來與民休息經常不耗則減田租弛山澤文帝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十三年除田租稅後元六年弛山澤尋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皆不養兵之效也誠使稍取漢制斟酌劑量參而行於今日以救其極敝不十年閒國力可紓民力可裕其效猶指諸掌夫亦何憚而不爲嗟夫先生乃老矣方力疾句休築室深山中尙羊物外以書史泉石自娛將終身焉此志邈矣顧每以予講肄滋久嘗策蘊奧粗可與語理道者其素相期待者遠矣然予亦偃蹇半世安于靜退未嘗出位而思豈敢輒言兵事而先生憂國之心與所著書要不可不與有志於斯世者共之也雖然其事大體重關繫宏遠要在成順致利不駭民聽其條目次第固非一端初先生更欲編次漢調兵弛役尺籍伍符金鼓旗

幟及凡兵閱調度別爲一書未果葢漢兵最近古其規模尤精密而史闕其文姑採摭羣書先志作李本其大節而其纖悉未能盡載此書也先生名文子字文季世居樂邑白石山下因自號下有日字李本此白石山人云嘉定甲戌謹序門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買納茶場陳元粹撰

白石先生補兵志大抵喜漢法之近古傷後世養兵之費廣擁兵之權專也余曩從先生游得見此書卽手鈔爲家藏且以訓族里思與好學之士共之忽得刊本於同門友瑞昌陳令君則知令君之志與余同能以先生之書傳諸遠於天下後世經生學士尤有補云嘉定乙亥端午日門人奉議郎權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池陽王大昌書　大昌于是年九月鋟板漕廨益廣其傳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

千不爲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歷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於元豐稍爲裁減尚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樂淸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冗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嵝書亭集四十五此下有低頭拱手四字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箸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板於淮南漕廨予所鈔者虞山錢曾藏本也秀水朱彝尊識

宋錢氏補漢兵志與熊氏補後漢書年表皆有功于班范所宜附刻正史者也而馬貴與經籍考列錢氏書于諸子兵家之中又志作制益據書錄解題採取實未見其書耳予所藏即竹垞先生所鈔虞山錢氏本亥豕之誤不一而足益都李子南澗淄川高子木欣有嗜古癖遞爲校勘尙欲訪求熊方年表不可急得恐此隻本易失先以鋟板予感二子稽古之勤立心之遠也爲附數語于後至作者本意前人已詳不復贅云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五月秀水盛百二識李本卷末跋

右補漢兵志一卷宋樂淸錢文子撰門人陳元粹爲之注益以補班史之闕而實有慨于南渡後兵食冗濫思復漢制以救其弊其憂國之心深矣當嘉定甲戌乙亥閒瑞昌淮南一再板行閱世既深流傳漸寡予以重値購於吳江沈氏反覆班范二書詳加讎比正譌補闕頗於陳注有小補焉鋟梓家塾再廣其傳攷直齋書錄解題建安王玲器之亦有

兩漢兵志一卷又呂夏卿修唐史別箸兵志三篇戒其子弟勿妄傳吾家吏部好藏書就其家苦求得之箸錄晁氏讀書志惜未得與此書並行耳先生字文季號白石山人歷官始末詳具竹垞先生跋中錄次左方不更贅云乾隆己亥十月既望得閒居士鮑廷博識鮑本卷末跋

夏炘跋補漢兵志一卷宋錢氏文子所箸也考博而文簡辭約而旨賅反覆於兩漢兵志之源流而不言所以箸書之意其門人陳元粹作序述其師纂集之大旨因南宋養兵太多而國用虛耗於是溯源漢制見古者寓兵於農之意猶存錢氏之用心可謂苦矣考漢初兵皆更代無久屯之制武帝時始有屯兵與宋世無異然武帝增七校尉一校尉所領兵多者千餘人合七校尉不滿萬人較宋慶歷之閒增至八十二萬四千者猶太倉之一粟矣宜錢氏有味乎其言之也錢氏官止少卿力疾丏休養疴於白石山中而立說箸書不忘國家如此豈世俗訓詁辭

章之學所可同日語哉景紫堂文集七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補漢兵志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錢文子撰文子字文季樂清人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後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宋初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謂之禁軍輾轉增益至於八十餘萬而虛名冒濫實無可用之兵南渡以後倉皇補苴招聚彌多而冗費亦彌甚文子以漢承三代之後去古未遠猶有寓兵於農之意而班史無志因摭其本紀列傳及諸志之中載及兵制者裒而編之附以考證論斷以成此書卷首有其門人陳元粹序述其作書之意甚詳蓋為宋事立議非為漢書補亡也朱彝尊跋稱其言近而旨遠詞約而義該非但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然兵農既分以後其勢不可復合必欲強復古制不約以軍律則兵不足恃必約以軍律則兵未練而農先擾故三代以

下但可以屯種之法寓農於兵不能以井田之制寓兵於農文子所論所謂言之則成理而試之則不可行者即以宋事而論數十萬之衆久已仰食於官如一旦汰之歸農勢不能靖惟有聚爲賊盜耳如以漸而損之則兵未能遽化爲農農又未能遽化爲兵倉卒有事何以禦之此又明知其弊而不能驟革者也以所論切中宋制之弊而又可補漢志之闕故仍錄之以備參考文獻通考作補漢兵制與此本不同然文子明言班書無兵志則作補兵志審矣通考蓋傳寫譌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十一補漢兵志一卷宋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撰門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粹序近日盛百二李文藻刻之班氏於刑志中帶敘兵事草草數語全不詳備文子生千載之下亦不過從漢書中紬繹而得假令班氏欲志其詳何難委曲如繪惜乎略之唐兵制之善與漢同但其後內爲宦官所竊外爲

方鎮所據初制固不然惜史亦略也宋廂軍禁軍何嘗不仿漢唐惟叢
兵亢濫漢唐所無耳文子考古以諷時有心哉

案補漢兵志錢白石采兩漢兵制散見於史記前後兩書及漢
官儀諸書者爲之每條之下各采所据之書以爲之注鮑廷博跋指爲
陳注非也陳元粹敘雖有注然志注實白石自作敘述詳雅注中援證尤博如五大夫
復家係據漢書食貨志鼂錯奏云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
上迺復一人謂鄭康成注周禮鄉大夫貴者皆舍云若今宗室
關內侯皆復爲後漢改法爵二十級至關內侯乃復據胡建傳
北軍有監軍御史又劉屈氂傳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
北軍兵謂監北軍使者與監軍御史職號略同爲天漢之後更
名北軍正正丞掌軍法條注據史遷司馬穰苴傳監軍莊賈後
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證軍正爲古官主

軍法者武帝置七校條引晉灼說百官表凡八校尉云七校者胡騎不常置駁之云胡騎自武宣後屢見諸傳至光武始併長水豈得不在數中所謂七校者葢中壘係北軍非武帝初置自屯騎以下為七校也其攷證精核多類此非徒排比舊文掇拾亾逸而已其書宋時永嘉陳元粹刻於瑞昌池陽王大昌復刻於淮南漕廨二人皆白石弟子此書卷首有綱目一葉即元粹所補也

項氏喬福建屯誌

一卷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項喬福建屯誌一卷嘉靖戊申纂時官按察司僉事

王氏叔果京營紀 半山藏稾

佚

自序我國家兵制自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肇造於前成祖文皇帝定鼎燕都以纘承於後二聖繼作憲古立法黃虞以降稱兵制之善者莫加焉其在京師初立五軍營繼立三千營神機營爲三大營時元戎宿將雲合影從勁卒健馬星屯蝟集蓋不可以億萬計嗣是重熙累洽海內銷兵尺籍雖存營伍漸減景泰年閒三營不可用矣遂選爲十二團營團營不可用矣又選爲兩官廳日改月異弊端百出我皇上應運中興念京營之極弊虞醜虜之方張爰咨舊典大奮乾綱上復二祖三營之舊兼用周人六師之規欽定三營分設諸將統兵之外加以備兵往所謂十二團營兩官廳各與哨掖煩瑣名目盡行罷革百餘年之叢奸積蠹一時頓清將有定員軍有定數操練有法征調有期大聖人之

制作可傳萬年以爲久安長治之策者也顧十餘年閒因時損益稍有不同恐將來建議靡察根要或致紛更有失聖明初意臣謹備考國初以來兵制之詳及我皇上欽定三營之制編勒成書以備一代之典章爲萬世之成憲嗚呼書詰戎兵詩鞠師旅當陰雨之未形而綢繆桑土之至計庶脩攘其永賴太平其無疆矣半山藏稾

王世貞王副憲西華公誌略始謁選授兵部職方主事尋遷其司員外郎遂遷郎中有請修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公書成進之曰京營紀弇州史料後集十六

右軍政

明

陳氏璋比部招擬萬厤溫州府志十七擬作議今從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十

二卷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十

佚

咸豐樂清縣志八陳璋登宏治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曰士不讀書謂之廢學官不讀律謂之曠官乃硏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親爲注解有比部招擬二卷持法者常師用之

案省齋陳侍郎璋郎中鈍孫萬厤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道光樂清縣志□□傳並有傳

右法令

考工無

目錄類

明

姜氏準東嘉書目考 三十八 愼江文徵

佚

自序古人著書立言非徒文也葢將窮理闡經於以羽翼大道而矯正
支流也是故文不載道是謂徒作典籍雖具眉用無裨弗貴焉吾鄉先
正通明理學者莫盛於宋其發揮理學撰述成書亦莫盛於宋洎及昭
代世不乏人著述之富郁郁乎埒二酉而軼兩京矣然而仰屋梁而有
作者慨桓譚之無人借棃棗而行遠者恨昭裔之不再銷於蟲鼠燬於
兵燹漬腐於風雨之侵凌棄遺於婦豎之翦裂名存實喪百僅二三殆
其然也夫告朔廢而羊存夫子猶欲藉存羊以復禮矧典章殘缺書目
足徵有如後起之士循名求書因書求理則涉獵荒遠轉挨精魂俛仰
感興於風簷夜案者未知其淺深也將謂餼羊非禮之存而書目非道
之寄歟取舊志之渾列者析經子史集彙而爲四或傳其故序或錄其
制行或稽其撰輯顛末品隲臧否庸綴諸目之下其亾可考者缺之不
敢誣也嗚呼識道有人文武不墜文獻稱足夏殷能言是編也自審於

古之作者示今傳後之志庶幾無負矣慎江文徵三十八

右經籍

金石無

史評類

林氏之奇史評萬歷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林教授之奇與侯官林拙齋同姓名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通鑑集議萬歷溫州府志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議作義

佚

薛氏季宣資治通鑑約說陳傅良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

佚

戴氏溪 通鑑筆議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作通鑑博議

佚

案岷隱爲詹事奉景獻太子命講資治通鑑爲說以進見宋史本傳 詳卷一易總說下 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所引諸儒評點有戴溪筆議葢卽此書也

陳氏季雅 兩漢博議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作西漢博議誤今從讀書附志上宋史藝文志二文獻通考二百 十四卷 宋史藝文志二文獻通考二百讀書附志上作二十卷

佚

讀書附志上兩漢博議二十卷右陳季雅彥聲所撰也

文獻通考二百西漢史鈔十七卷兩漢博議十四卷中興藝文志陳傅良撰指摘精要裨正闕誤博議陳季雅所撰關涉尤大

漢唐論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

佚

案陳教授季雅萬厤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薛氏仲庚續通鑑論水心文集十二

佚

東甌詩集四薛仲庚字子長永嘉人析居瑞安李奧博學宏辭

案薛子長東甌詩集云永嘉人居瑞安乾隆府志選舉門宋薦舉有薛仲庚樂清人萬厤溫州府志未注籍貫乾隆平陽縣志經籍門亦載續通鑑論並誤又詩集云博學宏辭攷王應麟詞學指南備載詞科題名無仲庚名詩集蓋不足據子長與陳文節葉忠定同時止齋集三十六有荅薛子長書云某衰惰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箸南北之際義例爲惠且下問其然否老

矣交游彫落顧依文義當爲顧各本並誤方得三益豈非天閔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淩逼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與北齊之後莣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幸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得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寫一本且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遞示吳門書橐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殹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所謂南北之際義例蓋即在續通鑑論之內又謂子長議論淵源正則攷水心集六送薛子長詩有薛生靜而敏器宇絕幼慇能文乃天資脫穎酬始願之語則子長爲水心門人無疑其議論奇特

葢得水心之傳者故止齋推之如此惜其書竟無傳也

朱氏黼紀年備遺

一百卷 文獻通考一百九十 三國史經籍志三

佚

葉適序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爲三它小道襍出不可勝數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猶遺緒綜世變使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麤細廣略不同而問學統紀之辨不可襍也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章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逃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爲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讎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爲說以處之眾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觀亦備論之該括

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芟理蕪蕞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通考引作典）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況馬鄭王肅之倫哉故余於此書竊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者幾是歟黼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蓬纍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遂為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此書求之可也（水心文集十二）

紀元統紀論（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九並無紀字今從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一百

九十三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三

佚

直齋書錄解題四紀元統紀論一卷永嘉朱黼文昭撰黼從陳止齋學嘗著紀聚珍板本誤記今據文獻通考改正年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爲百卷蓋亦本通鑑稽古錄而擷其中論正統者爲統紀論是編葉水心序之案此郎指紀年備遺序并水心別序統紀論也

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

二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九

存

朱彝尊序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黼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甌文昭年相差次首著錄門下又與葉正則定交二公出仕文昭奉母楊躬

耕南雁蕩山君舉謂其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續史家之緒論撰不休正則美其有賢母致以篇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釣孤耘錄補鐵村益遁世之士也所著紀年備遺百卷正則作序謂其本通鑑稽古錄而以呂雉王莽曹丕武曌朱溫皆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駁之說斯長于識者已今之存者特三國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八卷目錄四卷開禧丁卯錦溪吳奐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文昭毋楊年八十有六而終貫敎之筆創見正則挽詩此彤管所當特書者而府縣志不書于是乎書 曝書亭集三十五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九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 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前有開禧丁卯吳煥然序稱魏君仲舉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循通鑑案前史而爲之辨論詞語警拔侍郎葉公正則亦稱此書事理融會今昔貫通云云案文獻通考載

紀年統論一卷紀年備遺一百卷永嘉朱黼撰引陳振孫書錄解題謂
其起陶唐終顯德與此本不符又載葉適序稱其書三千餘篇述呂武
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紀年今此本三國始於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不
列曹丕五代始於唐天祐四年迄十九年下接後唐同光元年不列朱
温其例又復相合考魏仲舉乃建陽書賈今所傳五百家註韓柳文集
即出其家蓋以刻書射利者又吳煥然序首以用兵立言中復有靈旗
北指諸君封侯之秋語蓋開禧丁卯正韓侂冑肇釁敗盟之時方競
講北征故仲舉於紀年備遺之中摘刊割據戰伐之二十八卷以備程
試荅策之用觀序末有上可發前人未發之蘊下可以為學者進取之
階語則書賈之曲投時局以求速售其大旨了然箸矣卷端冠以三國
兩晉南北朝五代世系與地理攻守之圖又甲子紀元總要一卷於曹
丕朱温皆紀其年號與本書乖剌知亦仲舉所加非黼之舊也案平陽

縣志黼字文昭隱居南蕩山終於布衣嘗受業陳傅良之門傅良嘉議論有止齋論祖一書爲當時舉子所重故黼亦研心史事以作是編其原書雖不可盡睹然二十八卷之中大抵憤南渡之積弱遂心立論强作大言謂南可併北北不可以併南旣胄輕舉攻金浮動者譁然和之卒召敗衄未必非黼等偏僻之說有以熒惑衆聽矣

案朱處士黼陳文節公弟子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

周氏元寵觀史大議 林霽山集五

佚

胡氏子寶習史管見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梅氏時舉通鑑新議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議作義

佚

萬厤溫州府志十二梅時舉精於史學著通鑑新議剖析精微多前賢所未發

案梅處士時舉萬厤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何氏務寶史議（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宋賢良方正科何務寶進史議凡三帙闕上書

元

陳氏剛歷代帝王正閏圖說（千頃堂書目四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二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作通歷代正閏圖說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九並作歷代正閏圖說）

佚

國朝

史氏尊朱史論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李氏象坤史逸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朱氏鴻瞻讀史逸評周起莘宜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

佚

葉氏嘉棆史論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溫州經籍志卷十三終

餘杭章晃伊校